

白玉鐲子扣上手腕，最後的決定不必多言也已昭示，梁衡序率先稟告了其他長輩，也告知了關係好的嘉措與清芷，離了門派的師兄弟們暫且告知不到，至於那被陌生人踏入領域便炸開毛的路寧，也只能慢慢談了。

而杏花村雖允了姜旭芳卸下二當家一職，仍然要求了一個月的善後，這倒比討賠償要溫和的多，梁衡序甚至還暗自想過，若那大當家要求贖身費，估計自己拿出來的還沒有姜旭芳自己攢的多。

他拿下面具，落座也待慣了的書房，這段時日他往返門派與杏花村，哪處忙留宿哪處，當然在姜旭芳這邊更多的不過是不放心其他護衛，與想人罷了。

杏花村大當家習羽嫣開的條件實際為二：其一，客人給的贈禮得留下，淨身出戶；其二，完成所有善後和交接，包括與熟客告知，方法自便，時間自訂。

贈禮部分對姜旭芳來說根本不痛不癢，而一個月的期限也是他自行訂下的。要將事情都處理完雖然足夠，但也代表時間被徹底填滿，往往與梁衡序獨處沒多久就要離席，等歇下一日事務便要入眠，與對方活動的時間完全錯開。

好在只要梁衡序在的時候，就算兩人對外是主從身分，姜旭芳就感到定心一些，不會一不小心又陷入杏花村的燈紅酒綠中。他抬眼看向客人，揚起接客的和煦笑意，與梁衡序錯身間，輕輕在對方的掌心刮了下，爾後踏入雅閣。

梁衡序明白這一切只是過渡，但仍不免心胸狹隘，如今有資格管了，隔著一扇門扉聽陪笑更讓他有些待不住。

他吁出一口氣，背靠上牆面等著時也不收斂力道，完全不怕打攪裡頭。而不過片刻，便聽見姜旭芳告知自己將離去的消息，那楊大少——梁衡序沒好感在先，聽那激昂語調與布料摩擦聲，只知這人又在動手動腳，面具底下的臉抽了下。

只聞雅閣內，楊大少遲疑的問「這鐲子哪來的？」

同一瞬間門板便被一把推開，聲響惹的裡頭人雙雙回頭，就見梁衡序站在門邊，虎型面具下低沈的道「二當家，大當家有要事尋您。」

或許是被打斷，也或許是梁衡序的氣場太強，楊大少沒有再逼近，姜旭芳則在對方鬆手時不著痕跡揉了下腕部，頷首道：「知道了。一盞茶後到。」

一盞茶很快，梁衡序卻硬是等出彷彿一時辰的感受，才再見到姜旭芳開門，恭送有些落寞的楊大少離開。兩人回到書房後，姜旭芳呼出口氣，看向梁衡序揭下面具露出不滿的臉，道：「他沒對我怎麼樣。沒事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又不是初次做二當家的護衛。」言下之意即是自知鬧脾氣，卻還是打攪。梁衡序看向人，伸手撈起那被握住過的手腕，磨了兩下當作把髒汗擦掉。

孩子般的舉動讓姜旭芳忍不住輕笑出聲，任由梁衡序摩挲手腕，眼裡透出放下偽裝後的鬆懈柔情。

「他會疑惑也是正常的。」姜旭芳沒頭沒尾道，在梁衡序透出詢問神情時，才補充：「以往，我要不是什麼都不戴，要不只戴客人送的首飾見人。這鐲子不是他送的，他自然認不得，也疑惑。」

「我管他困不困惑。」梁衡序挑挑眉，捉著那節白皙的手沒放，想了想，道：「不如我也把那只鐲子帶著上工，他便知...」

「罷了，好像更給你添亂。」黑色勁裝配上虎面，手上套著一只玉鐲，想想都覺得突兀。梁衡序不禁怨懟自家掌門顧著給姜旭芳設套，倒忘了粗曠的弟子戴起來頗不搭調。

姜旭芳又笑幾聲，兩人雖然回到最初結識的地方，他要比當初鮮活的多。「那鐲子既然可以刻咒上去，不如請堯掌門也加上堅固的咒紋吧。這樣怎麼碰撞都不怕裂了。」

「這倒不錯，我看還得再加個銅片...」梁衡序偏頭想著，忽然靈機一動，道「這玉鐲是一對的，我想、要不乾脆物盡其用，放個什麼傳音術？或是能互相察覺彼此安好的術法？」

姜旭芳道：「傳音術我沒辦法用，不過後者...聽起來挺好。」

姜旭芳握上梁衡序的指頭，指腹摩挲肌膚，笑了笑：「以後衡序說好了七成，也無所遁形了。」

只見梁衡序故作為難，笑道「這可難辦了。」

黎明將至，煙花地的盛宴也到了散席的時候，梁衡序陪著人巡過酒樓各處，這是彼此的初遇地，而時至今日自己才明白酒樓二當家的全貌，一個月的時間不算長，但當見著姜旭芳的背影穿梭在每扇雕花門板，卻沒有一處能表露本來的面貌，他是真實的慶幸能將人帶離此地。

「會冷？」

如今快入冬了，炭火盆的嗶剝聲在寢間細響，梁衡序將晨曦用紙糊窗擋住，滅掉燭火往被裡鑽，當感覺到腿側被一雙涼腳貼上，乾脆伸手去撈，用掌心握暖。

姜旭芳發出聲鼻音，抬手整理過披散的髮，感覺腳心被輕捏時，輕笑道：「好燙。」

沐浴後的姜旭芳好聞，梁衡序就著姿勢湊近，笑著嗅了嗅：「我即便在冬日裡也是火爐，往後你的湯婆子都可以免了。」

「湯婆子啊...」姜旭芳被嗅得癢，半側過頭問：「你從小就是如此？還是結了金丹才不怕冷？」

這讓人起了玩心，姜旭芳躲，他便帶著那雙腿往自己方向拉，就這麼讓纖細的腿跨在自己腰側，笑道「沒特別想過，但打小被一群爺們帶著跑，除了我義父也沒人管添衣服，都沒風寒，估計是天生的。」

梁衡序的鬚髮蹭過來，刮搔過姜旭芳柔嫩的耳，引出一陣躲避的摩挲聲和笑意，白皙的手搭上厚實的肩頭，不知是推拒還是挽留。

「我以前身子也不差的，靈脈損毀後才久違感覺到冷...嗯、」姜旭芳睜眼看向鼻息間的梁衡序，在專注的藍眸裡看到完整的自己。熱意逐漸攀上雙頰，他鬼使神差微微收緊腿，讓身子又陷入環抱中一些，在幾乎相貼的唇間空隙，悄悄透出一絲貪婪。

「...再分一些熱度給我，可以嗎？」

「…當然。」與姜旭芳經歷了太多，如今塵埃落定，成真正把人摟入懷中的位置。梁衡序一雙靛藍裡頭難掩雀躍，說實話，行歡事都做過了，要說這一個月來同床共枕沒想過別的沒可能，就是好不容易成了特別，反倒有些小心起來。

他先是落吻，爾後加重了相擁的力道，感覺到跨在腰際的長腿有些不安份，忍不住笑出聲，順勢一撈，翻正了身讓姜旭芳伏趴到胸口上。

問：「姜二當家沒有睏意？」

「本來睏，可怎麼辦呢，被你蹭醒了。」姜旭芳撫過梁衡序額前碎髮，摸過眉角疤痕，沿著五官的稜角遊走，爾後停在微張的唇上，「睡不著了。」

他沒有忽略微微頂著跨間的熱度，面上渾然不知，眼尾染開的春意卻藏不了。「梁公子可是乏了？」

「本來睏。」被摩挲的唇勾笑，連著鼻尖一同往那隻手蹭進掌心，在裡頭也落吻。「可姜二當家要跟我討暖，豈能不給。」

梁衡序還記著自己初回耍流氓時問過什麼，如今倒也做不成朋友，只能做心上人了。

他伸手將人攬緊，鼻息與唇瓣的熱近的讓人無路可退。「順道幫你忘掉上一回姓梁的醉漢。」

「嗯……那個醉漢好粗魯啊。」姜旭芳感到一點暈乎，他與人肌膚之親過，亦在行調情，但真正動情卻是頭一次，沒成想只是相貼便能帶來隱隱的戰慄和期待。

是了，期待。再往前一步就要一頭栽進去了，而他盼著這截然不同的粉身碎骨。

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。」姜旭芳輕咬男人的下唇，輕喘中用氣音黏糊道：「梁公子……衡序。」

「我道歉、也賠罪。」梁衡序從不迴避對人的慾望，姜旭芳出挑、只消一聲喚名便能勾得所有目光，可真正讓他情動的是這個人的本質，與倚賴底下所代表的意義。

他珍惜著這份貴重的情，只知從沒這麼想要一個人過，此生也不會再有旁人，而最終，倒是自己把心掏了乾淨。

「旭芳，這回你忘不掉的。」

吻覆上時是溫柔的。雙唇相貼，緩慢但不容置喙，分不清是誰吻得更深，彷彿想全身心感受彼此，分開剎那，又再次貼合吮吻。姜旭芳半睜的眼透出迷濛，身子被梁衡序的大手撫摸，與吻同樣緩慢，每一寸都不放過似的，隔著布料紮實揉著，將他揉了開來，欲求傾瀉而出，只消點火就能成為燎原之勢。

跨間抵著之物已經不容忽視，姜旭芳的手從交領滑進，摩挲梁衡序又熱了些的胸膛，在吻間喘道：「難怪你喝醉還有耐心做那些……可太沉得住氣了。」

「總說我舉動跟外貌不搭似的。」低低的笑滾過白皙頸項，將之熏成情愫的紅，熱確確實實的給過去了，或許還會過於所求。梁衡序撈起兩隻長腿，前一次的經驗他記著，碰觸的力道沒變，

但幾乎要比上回更緩了好幾倍，當摸索出香膏迎來綠眸注目，靛藍也毫不避諱的透露出渴求「這回我能做得更好。」

「長進了。」姜旭芳被視線燙得長睫一攝，感受到梁衡序撩起自己下半身的衣料，也不甘示弱枕在男人頸邊，輕輕舔咬的耳廓，「看來確實讓你等了，竟隨身備著這東西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姜旭芳柳眉一蹙，一聲喘息散在梁衡序的耳邊。埋入體內的指節粗，塞進一根就能感覺到份量，他不住夾緊腿，試圖放鬆身子，指頭抓皺肩頭布料時，仍在空檔道：「這段時間，上哪兒學這些的……？」

「問你們酒樓姑娘家的。」梁衡序空出的手磨了磨因垂首裸出的後頸，順帶的將之帶到肩頭枕著。「會傷著就是納不下，那就要拓的足。」尾句伴隨驗證，指節一瞬深探，又在裡頭曲起，反覆為之，再添上了第二、第三，梁衡序耳聽咫尺的喘息變的急促，帶上細碎打顫，伏在身上的人不只是軟了，還是確實的感受到了歡愉。

他感到喜悅，也開始貪心不足：「我當然想要、但也不是只有起色心，也想讓你想要。」黏膩染了滿掌，抽送的速度漸快，大手緊扣半邊屁股嫩肉，讓每一下都深的足以撩撥身上的人。

姜旭芳捲起腳趾，至此已挑不出什麼話好回的了。從沒被如此耐心準備，連替自個擴張時他都不曾這樣每一寸都撫過，梁衡序卻像較勁上了，非得將內壁都拓滿溼滑，搗鼓得又軟又熱，才肯罷休。腰被結實臂膀箍著，但他忍不了了，扭動幅度大了起來，伴隨浸了情慾的嗓音混雜喘息，試圖撩撥人盡快收手。

「可以了，嗯、衡序……」姜旭芳用唇難耐摩擦梁衡序的肌膚，斷續呢喃：「可以、了……你進來吧，好不好……」

「還沒呢。」這話像是說給自個聽，梁衡序側過頭吻上請求的唇，這回不單單拓寬，而是直朝著陽心輾壓。他能感受到姜旭芳夾著自己擺動腰肢，甜膩昭示歡愉，他一把將人反了過來，在見著快渙散了的潮色，像是將上回欠的全還還回去一般，緊掐著拱起的腰桿，將四指深頂，見緊實的長腿繃成漂亮的弧，含吻呻吟，將人逼的洩了出來。

打從頭一回開始，姜旭芳就從梁衡序這體驗到前所未有的陌生耕耘，這回又一次先繳械，還是單靠指頭搗鼓後庭就達頂，姜旭芳渾身緊繃緩過高潮，等鬆懈下來，氤氳的眸子隔著濃睫朝人瞥去，沒管那翻滾著慾望的危險注視，彷彿無意，給了人一個混雜委屈和楚楚可憐的眼神。

「我做的不好？」梁衡序忍的快瘋了，被這眼神一瞧忍不住伸手揉了把那被吻紅的唇，姜旭芳估計很清楚自己的模樣多好看，並且對又對人多受用。

他拖近那截裸出的腰桿，兩掌壓平曲起的長腿，垂眸落在覆蓋上一層薄汗的下腹，稀疏恥毛貼在巍巍打顫的男根，其下狼藉一片，欣賞的毫無避諱。

相較下碩大不只一倍的男根隔著褲頭抵上，無賴似的蹭了蹭：「…你得跟我說好才能繼續。」

姜旭芳縮了下空虛的後庭，視線從梁衡序跨間被打濕的堅挺布料，上抬望向瀕臨極限而繃緊的神情，突然一笑。那笑意不再是霧雨濛濛的淺淡，而是綻放的明艷花朵，在梁衡序的愣怔下，姜旭芳隔著布料撫摸上熱硬男根，左手斷臂則朝前，像是想極力勾向人，祈求對方貼近些。

「衡序……」姜旭芳喃喃喚著，眸裡情潮滿溢，「我好想要你。」



床榻被拖曳的皺了，只一瞬，姜旭芳便被擁入懷中，大掌穿過後背，撈抬起一切妄念的起源，而這一次的渴求成了雙向，放縱了由情愫而生的慾望。

梁衡序蠻橫的吻上，幾乎是半帶啃咬的要將人拆吃入腹，炙熱尋見了渴望，在緊縮中破開早濕熱的軀體，他一寸寸輾壓軟肉間，清晰的將姜旭芳釘在了原處。

當深挺末至底，梁衡序發出一聲帶啞的粗喘，垂眸翻看了下交合處，這一次的狼藉下，只有情慾染開的粉。

慶幸輕呼出口，而當視線向上，姜旭芳快融了的神色令他勾起笑，轉而咬了咬通紅的肩「感覺如何。」

姜旭芳眯眼感受齒痕磕在肩骨上，體內炙熱的勃發將他從裡到外撐開，填補了幾十載的空虛。他側頭靠上梁衡序，倆腳跟扣上男人後腰，代替做不到的雙臂擁抱，撒嬌似蹭了蹭腰眼處。

「很滿……」姜旭芳嘆息道，伴隨幾聲輕笑：「好撐啊。」

梁衡序喘笑出聲，就著被勾近又往前頂了幾下，讓人徹底感受到紮實，耳語貼在汗濕的鬢邊：「那很好。」

碩根一退，接著狠狠的壓進了深處，伴隨呻吟被擠出，他交扣上姜旭芳的手摠上榻，以此施力，開始肆無忌憚的挺跨起來。「哈——」拍擊愈演愈烈，靛青被慾望淹沒，死死的盯在了姜旭芳身上，梁衡序貪婪的看著，從每一下都針對上要點，到深磨陽心，全勾動著那張面龐。

好看、也遠遠不夠。「旭芳……」

啞音伴隨虎齒啃上脆弱頸脖，當感覺到懷中身軀細碎的痙攣，梁衡序收緊掌心，瞬間將姿勢調轉，使姜旭芳的一切都能隨仰首盡覽。

與頭一回相同的姿勢，當時姜旭芳滿眼是天花板的格紋，穿插不知何時與誰的歡愉時刻，一會處在桃花源，一會在杏花村某個雅閣，總歸魂不在當下，冷眼看著身軀陷入本能的麻痹。這回不一樣，姜旭芳所見是於紗帳上粼粼波動的朝陽，耳聽的是街上逐漸熱鬧的聲響，那些聲響又被湊在耳邊滿是暗啞情慾的喚名徹底蓋過。他清楚看見梁衡序面上的慾，全是因他而起，喊他旭芳的有很多，但唯有這人口中的自己是完整的，無論美好與醜陋都被接納，圈進真正的避風港裡。

外頭似乎落雪了，姜旭芳的身子卻佈滿春色，一下猛力挺動將他喚回，將神智顛得飛上雲霄，強烈麻意攀上後腦勺，燒紅了羽尾般纖長的眼眶。他止不住發出哭泣般的呻吟，不大聲，卻很放縱，軟得能掐出水，尾音帶著飄忽的勾引之意，看向梁衡序的眼神則有些恍然，細品帶點瘋狂，一下一下喚著男人的名，盼著人拉他沈溺，像是不夠，情又化為男人肩胛上的幾道抓痕。

梁衡序滿足於這樣的回饋，著迷的將之刻畫進心底，互相接納的情愫是初回遠不能及的，他在姜旭芳的每一下喚名給予回應，而當舉動也不足以應答時，便又成深吻，此刻徹底將兩段人生攏在了一塊，也將緊密不可分。

「旭芳、……哈、旭芳！」緊絞牽動著本能，梁衡序明白對方已被推至浪尖，而自己同樣的乘上漫溢出的欲，欣喜地投入其中。最後幾下重拍，繃緊的軀體在擁吻中打顫，將慾望全洩在了交融之間。

「哈啊、咕♡唔……♡」姜旭芳一雙翠眸微微上抬，腳趾難耐地捲起，緊繃抽動的小腹接納所有的慾，得了太多，又從交合處泌出，沾染出一片濕黏的狼藉。他在喘氣中再次被梁衡序吻上，顫抖的唇脆弱又不捨地努力回吻，背微微拱著，緊絞體內陽物不放。

這讓才繳械的梁衡序發出低低的啞聲，忍不住又挺跨兩下，在吻間捧起姜旭芳快渙散的臉：「太緊了，這樣沒幾下又要被你咬出來。」

姜旭芳起先像是沒聽清，倒因低沉嗓音引起陣酥麻似的瞇眼，覆上頰邊大掌用臉輕蹭，眸裡波光閃著朝霧的朦朧。

「是嗎……」他能感覺下體內陽物仍硬挺，又縮了下後庭，張嘴輕咬抵在唇邊的拇指，「梁公子威武，不會如此就偃旗息鼓吧。」

「敢情姜二少也是色鬼。」梁衡序洩出無奈笑，指腹摩挲被吻紅的薄唇，由衷道「我喜歡你這鮮活樣。」

姜旭芳勾唇，他不介意被如此認為，能讓人盡興比什麼都重要。紅舌舔了下男人的指尖，他氣音道：「只能請梁公子負責了。」

餘熱未散，纏綿的吻不到停歇時分，汗濕了兩副身軀，這一回比相擁更加緊密，梁衡序攬緊人，大掌托住被拍紅的臀瓣，當靛藍深深望進翠綠，無聲告知的情意成緩而深的挺入。

姜旭芳仰頭感受又被拓開的滿盈感，將整個身子交付人支撐，腰肢被緊扣讓他有被禁錮的感覺，卻是正好將他牢牢釘在這個當下，忘卻過往，只專注在眼前人帶來的歡快。他撫過梁衡序汗濕的臉，向後梳理碎髮，在顫簸中似乎想說什麼，最後側頭貼上鬢邊，出口的甜膩嗓音全進了對方的耳。

坐姿讓陽物進得極深，姜旭芳有種被頂到胃的錯覺，幾下撞擊後忍不住呻吟：「太深了……」

這樣的角梁衡序能一寸不漏的捕捉姜旭芳的神色，翠綠被水氣染開了，被搗的根本沒法聚焦，成了用本能在感受歡愉。梁衡序也被慾望給套牢了，此刻蹙緊眉頭，仰首時汗珠滾過喉結處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姜旭芳哆嗦著調整姿勢，能動的空間有限，反倒磨得兩人齊齊喘出聲。他揪緊梁衡序的髮，原本的八字細眉又更垂了，唇與唇相蹭間，滿是難耐地低吟：「繼續……嗯……♡」

以順應為名，實則求之不得，梁衡序數次做的太過，而姜旭芳半分沒喊停，像是要將那些妄念及渴望讓彼此知曉，將歸屬烙印，狂熱的性事持續到日頭高掛，沒人試圖勒住韁繩。

倒是慶幸在投入之際放了個消音術法。

性事獨有的氣味未散，梁衡序側摟著人，耳聽外頭喧囂，兩人此刻已不是單純狼藉可以形容的，要是煩侍從備水也不知會不會傳到那大當家耳裡……

梁衡序想了想，率先翻起身套上外衫。

姜旭芳已一根手指都不想抬起了，昏昏欲睡間，用僅剩的力氣勾住梁衡序的外衫衣襬，模糊問：「去哪……？」

梁衡序覺得這黏人樣實在可愛，道「給你提點熱水來洗洗，歇會，我來就是。」

姜旭芳搖頭，抬手虛虛指向床頭櫃上的搖鈴，咕噥道：「請人來就好。」

「姜二少不怕這滿室的行歡味嚇著侍從？」梁衡序撐回床榻上看人，一面替姜旭芳把凌亂碎髮撩開，見到裸肩上一個顯眼的齒痕，默默坐正，道「況且往後回韶芳，也是要料理的。」

姜旭芳起先挽留純粹是不覺得梁衡序有離開的必要，聽對方有理有據，只得緩慢動起昏沉的腦袋，才道：「在杏花村，衡序得跟我一塊行動……待著吧。」

他又輕拉一下梁衡序的衣襖，拍拍床鋪，還想說什麼，忍不住先打了個呵欠。

孩子似的。梁衡序乾脆的接受了，先是收回消音術再搖了鈴，回到床緣一臂膀摟回姜旭芳的背，順勢回到哄人入睡的姿勢。

「睡吧，我再抱你清理便好。」

姜旭芳半闔起眼，朦朧間想到以往都是自己來的，淺聲開口時，聲音大半悶在梁衡序的胸口：「沒事，水好時再叫我……我來就行。」

梁衡序沒答允這份逞強，就是又寵溺的順順心上人後背哄睡。待熱水送來張羅好一切，便抱著人往澡桶走。

自己還是初次將行歡的對象弄成這狼狽樣，所經歷的加深了這份緊密，比起純粹的行歡，確實更像是要使彼此牢記這份難得。

畢竟都沒喊停，下回再注意著些吧。

兩人的重量使熱水溢出些許，梁衡序摟著人浸至肩頭，將懷裡人轉了個方向趴上自己胸口，也沒管人醒不醒了，逕自的開始善後。

「……嗯、」姜旭芳輕蹙眉，感覺粗糙手指滑進股縫，探入後穴開始摳挖。動作不粗魯，但軟穴經過折騰已經紅腫，指頭的骨節清晰，撐開時熱水湧進甬道內，激得本陷入夢鄉的姜旭芳回過神來一些。

「等等、嗯、」姜旭芳虛虛撐著梁衡序的肩膀，熱氣再次熏紅白皙的頰，「衡序，我自個來……」

「這有什麼好介意的？不都摸透了。」梁衡序玩鬧似的顛了下人，繼續俐落的將殘餘清理乾淨，也沒管那細弱掙扎，好半晌拍拍身上的人，轉而去撈皂角，道「好了，換個方向，我幫你洗。」

被摳弄了一番，饒是姜旭芳還剩什麼力氣也被弄沒了，柳葉般的眼在水氣裡掀起眼簾睨了梁衡序一眼，才慢吞吞換了個方向，左斷臂靠上浴桶邊，右手反掌撥開披散後背的細軟長髮，露出印著零星吻痕和指痕的腰背。

梁衡序略感虧欠的咳了聲，將打濕的布揉上皂沫，輕手輕腳的洗了起來。

「等會給後頭抹藥，還有哪處會痛嗎？」裸背被洗淨，梁衡序替人將長髮撩回，他還記著尾端也沾到濁白過，便將其散在水中，一縷一縷的順開。

姜旭芳側頭靠上左肩，懶懶眯起眼，笑了笑：「不痛的。衡序還是挺溫柔。」

這話隱約代表了別的意思，梁衡序沒多答，手裏揉著那頭烏黑直至洗淨，接著便伸手將人翻成面對面。靛色拋給人一個眼神，拿著帕巾一路沿著姜旭芳的下腹與腿根抹。

姜旭芳呼出口氣，垂眸順著帕巾滑過的地方看，指頭輕撫各處痕跡，掀起眼簾與梁衡序對上視線時，小小勾了勾唇，似調侃，又似鑒足。

「還有力氣勾人呢。」梁衡序挑挑眉，擰乾了小帕往浴桶旁掛，手臂靠上木桶緣，給彼此騰了點伸長腿的空間，直到見姜旭芳又開始打盹，才笑著將人摟起裹上布巾，又扛回了寢間。

濕漉的長髮被火符烘乾，梁衡序順著懶洋洋的人，沐浴後的乾淨氣味重新染上白芷薰香。「這味道很好聞，可以在我倆寢間也放。」

「嗯……說來，先前還沒機會去衡序的寢間瞧瞧。」姜旭芳靠著梁衡序溫暖的胸膛，感覺對方放下床簾，日光被擋掉大半。

「如今成我倆的了。」梁衡序替人拉上被，在纖細肩頭小幅度的拍出節奏。「自然是沒有這處高級，不過我換了張大的架子床，原先的桌案我本沒在用，雜物都清了，還添了屏風，你可當書房。」

本不擅長做這些，梁衡序也不知道這樣夠不夠：「若還有想要的……你再看看，我們一塊添上。」

一塊。這同樣是姜旭芳陌生的概念，他靠著自己大半輩子，要不單打獨鬥，要不聽命或是命令，一塊繪製前景這般事，他聽過數人宣之於口，卻只是南柯一夢。

朦朧間他憶起兒時，姜夕鴻溫和的嗓音響起，道著兄弟倆合力經營家業的願景。那場夢曾是最鮮活的，還未孕育出就被捻熄，事隔多年，如今的僅是區區一間臥房的佈置，卻讓他重新有了盼望。

「……好。」姜旭芳揚起個淺淡的笑，朝屬於他的熱源又靠近些，無聲嘆出綿長的氣，闔起眼，「我們一塊。」